



第九章

「文革」抗爭



「文革」開始，王光美被捲入政治漩渦。

隨後受劉少奇案連累，遭受誣陷和殘酷迫害。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裡，王光美以一個女人堅韌的毅力、一個妻子對丈夫的信任以及一個樂觀者對未來的希望，忍辱負重，有尊嚴地活了過來。





風起雲湧

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，劉少奇出訪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緬甸回到昆明，國內已是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了。

到昆明的當天，他們就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話，通知劉少奇和陳毅迅速到杭州，出席毛澤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。在去杭州的火車上，王光美交待劉少奇的衛士賈蘭勳，把從緬甸帶回來的一些熱帶水果分送給中央領導，每人一份，並囑咐他給彭真送去一份。

賈蘭勳後來回憶說：「各家都送了，唯獨彭真家不知道在哪裡。我就問李軍。他告訴我在西泠飯店十四層。我去一看，一個人也沒有，我找到孫曉蓮，說你把這水果交給彭真首長，是劉主席從國外帶來的。送完水果我就回來了。」

此時，彭真已經大禍臨頭。劉少奇出訪期間，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彭真和他主持制定的《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》（即《二月提綱》），說北京市委和中央宣傳部包庇壞人。林彪、江青合夥搞的《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》，經毛澤東修改，作為中共中央檔發到全黨，號召「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」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，陳伯達、康生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系統批判彭真的所謂「一系列罪行」。會上決定成立「文化革命檔起草小組」（即後來的中央「文革」小組），起草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》，批判《二月提綱》……杭州會議就是為了解決彭真的問題召開的。

會議結束後，毛澤東繼續南巡，劉少奇回到北京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，落實杭州會議決定。五月十六日，會議通過了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》（即《五一六通知》），從此，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。在陳伯達、康生等人的煽動下，北京大、中學校的學生一片狂熱，許多學校的領導被趕下臺，

學校陷入混亂狀態，有的學校甚至發生了打死人的事件。劉少奇多次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，均無回音。為了控制局面，經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後，陸續向北京各大院校、中學派駐了工作組。

根據劉少奇的指示，六月十九日，王光美參加駐清華大學工作組。從進駐工作組到撤出，她在清華大學待了一個多月時間。對這段經歷，《王光美訪談錄》裡只有簡短的回憶：「六月二十一日，我正式以清華大學工作組顧問的身份，到清華大學瞭解運動情況，我住在離清華大學不遠的萬壽莊招待所，每天騎自行車去學校。」「此後，根據中央精神，各學校的工作組加強了對運動的領導。社會秩序和學校教學秩序開始好轉。」「文革」中，造反派指責她在清華大學鎮壓了學生運動，究竟具體情況如何？王光美後來在接受造反派「批鬥」時有過陳述和辯護，後面詳述。

二〇〇一年春天，楊瀾採訪王光美時，非常直接地問道：「您說到，要不是經過四清，還有在清華大學蹲點這些第一線的政治工作經驗，您可能會挺不過去文革那麼殘酷的政治鬥爭。您現在再想起那一段工作經歷時，有沒有想過您自己也有可能冤枉過別人呢？」王光美說：「那真是難說。因為只要一搞運動就很容易走火，現在大家講實事求是，處理誰的事情就是誰的事，該教育教育，該處分處分；至於搞運動，呼啦一下子，誰知道誰冤枉了？那個行為過火的人也不是自己想過火。所以我不贊成搞運動這種形式……因為那造成的損失太大了，好壞不分，誰也控制不了。」

七月十八日，毛澤東結束在南方的巡視回到北京，在一次會議上，批評劉少奇和鄧小平怕字當頭，壓制群眾，並說清華大學工作組把一個喊出「擁護黨中央，反對毛主席」的學生當成反

革命是錯誤的。二十六日，中央正式決定撤銷所有工作組。不久，周恩來把王光美約到家裡談話，要她準備到清華大學工作組參加總結和檢查，還說了一句：「檢查時不要牽連別人。」

但沒過多久，周恩來又通知王光美不要離開中南海。

由於在派駐工作組等決策上與毛澤東相左，劉少奇受到批評。八月下旬召開的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重新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劉少奇的排名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。林彪頂替他成為黨內第二號人物。

文化大革命風起雲湧，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厄運從此開始。八屆十一中全會後，劉少奇主要在家檢查自己的「錯誤」，過了一段「清閒」日子。他們還沒預感到今後更大的災難。





不能自己作結論

有一天，王光美對劉少奇說：「你辭掉國家主席等職務吧，我和孩子們勞動養活你。」劉少奇說：「我已經向中央提出過這樣的要求，但總理說有個人民代表大會程式問題。我們不能再說了，不要讓組織為難。」

儘管劉少奇受到毛澤東的批評，但王光美始終相信自己的丈夫不會反對毛澤東思想，她還教育子女堅信他們的父親。她當時還心存一絲幻想，只要保護劉少奇過關，即使自己受點委屈，吃點苦並不要緊。

林彪、江青一夥對劉少奇和王光美的誣陷和迫害悄然進行。他們先拿王光美開刀，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成立了「王光美專案組」，開始搜羅、製造偽證，陷害王光美和劉少奇。從這個時候開始，江青一夥指使反派直接衝擊王光美。

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下午，劉少奇家裡的電話響起一陣急促的鈴聲。電話稱劉平平被汽車軋斷了腿，正躺在北京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的手術室準備接受手術，要求家長趕快過去簽字。

這個消息震驚了劉少奇全家。劉少奇一聽，站起身來就要往醫院去。王光美制止了他，隨後撥了醫院的電話，詢問他們採取了什麼緊急處理措施。那邊回答說打了強心針。王光美忽然產生了疑問：搶救方法不對呀！她年輕時在王光超的診所打過下手，懂得一些醫學知識。強心針是刺激心臟收縮的藥物，用於搶救垂危病人。外傷患者首先應該止血！她決定先讓一個衛士帶著劉源和劉亭亭過去看看究竟。

過了一會，劉亭亭打回了電話，剛叫一聲媽媽就哭了起來。劉少奇一聽，更是坐不住了：「馬上要車，我到醫院去！」王光美也顧不得多想了，跟著劉少奇驅車趕往醫院。到了醫院，王光

美剛下車，就聽到劉源的喊叫聲：「媽媽，他們是要抓你！」她馬上清醒了，原來這是清華大學造反派為調王光美出中南海，精心策劃的一場騙局。

面對非常得意而又氣勢洶洶的造反派，王光美反而冷靜下來：千萬不能讓劉少奇落在他們手裡！她大聲說：「我是王光美，不是王光美的都走！」劉少奇剛走下車，還想說什麼，就被身邊的衛士推進車裡，車很快開走了。

當天晚上，王光美被造反派綁架到清華大學。後來在周恩來的干預下，造反派還來不及組織批鬥，就將王光美釋放了。回到家中，劉少奇對王光美只說了一句話：「平平、婷婷哭了。」不久，劉少奇家裡的電話被撤除。有一天，看過誣陷劉少奇和其他一些中央領導的大字報後，王光美拿起一瓶安眠藥，悲憤地對劉少奇說：「我實在看不下去了！」劉少奇馬上明白了妻子的意思，搖了搖頭說：「不能自己作結論！」聽到丈夫這句話，王光美心裡變踏實了：我們沒有罪，幹嘛要自殺？少奇能挺住，我也能挺住。不管多艱難也要活下去。

那段時間，劉少奇和王光美晚上睡眠越來越差，需要比以前更多的安眠藥。有一次，劉源幫父母到藥店買了六瓶安眠藥，廚師郝苗知道後大驚，責備他幹了傻事。劉源醒過神來後，趕緊跑去向媽媽要回安眠藥。王光美馬上明白了兒子的用意，裝著沒事的樣子，安慰他說：「爸爸媽媽不會走那條路的，你放心。」





清華抗辱

一九六七年二月以後，「中央文革小組」大權在握，操縱了對劉少奇和王光美的處理。三月，「劉少奇、王光美專案組」成立。四月一日，「文革」小組成員戚本禹在中央報刊發表《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——評反動影片〈清宮秘史〉》，污蔑劉少奇為「假革命、反革命」。此後，批劉的調子越來越高，劉少奇和王光美的處境更加險惡。

四月八日，王光美接到通知，中央同意她到清華大學作檢查。當時所謂的「檢查」即接受批鬥。中央的批准意味著對王光美的特殊保護結束了。劉少奇和王光美預感到更大的災難將要來臨。劉少奇大聲說：「錯誤我自己擔，為什麼不讓我去檢討？工作組是中央派的，光美沒有責任，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？」王光美極力寬慰劉少奇：「清華大學的運動是我直接參加了的，應該我去作檢查。」

這一天，劉少奇對孩子們立下了遺囑：死後骨灰撒入大海。

接受批鬥的頭一天晚上，王光美將毛巾、牙刷等生活用品裝進了行李袋，她做好了被關押的心理準備。晚年她回憶說：「只有我豁出去，不能把少奇豁出去。」

四月十日，清華大學組織了號稱三十萬人的大會批鬥王光美，彭真、薄一波、陸定一等陪鬥。在這次批鬥大會和三次「審訊」過程中，王光美表現得非常堅強，儘管造反派以氣勢壓人，甚至強行給她穿上「妖衣」（王光美出訪亞洲四國穿的旗袍），戴上他們用乒乓球製成的一串「項鍊」侮辱她，逼迫、誘使她承認劉少奇和自己的所謂「罪行」，但都被她一一頂了回去。

清華大學造反派當時的刊物《井崗山》，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出版的專刊上登載了《三審王光美》的文章，記錄了批鬥和「審

訊」王光美的過程。這篇原本想給王光美抹黑的實錄，今天重讀，反而讓人們感受到王光美的剛強不屈。筆者出於對王光美的尊敬，摘錄部分如下：

第一次審問

地點：清華中央主樓。

時間：晨六點半左右。

問：劉少奇為什麼說《清宮秘史》是愛國主義的？

答：我從來沒有聽少奇同志講過這個片子是愛國主義的。少奇同志肯定沒有講過。我相信毛主席，毛主席總會調查清楚的。

（同學要她穿上去印尼的衣服鬥，王光美不幹。）

問：這衣服一定要你穿上！

王：就不穿！

問：穿也得穿，不穿也得穿。

王：反正我不穿。

問：告訴你，今天是鬥你。不老實，小心點。

王：我們好好談談好不好？

問：誰跟你談？告訴你，今天是鬥你。

王：反正你們不能侵犯我人身自由。

……

（時間到。捉鬼隊員給王穿妖衣）

王：你們武鬥，你們違反毛主席指示。

（眾念：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……」）

王：誰反對毛主席指示就……（被打斷）

（眾念：「頑固分子，實際上是頑而不固……」）

王：你們用強制手段。

問：胡扯！是你侮辱我們。你穿上這套衣服去印尼與蘇加諾吊膀子，丟盡了中國人民的臉，你侮辱了全中國人民。你還想倒

打一耙。對你這個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、清華園的頭號大扒手，對你就是要強制。

王：希望你們好好調查一下。

問：我問你，「打擊一大片，保護一小撮」是誰幹的？

王：真正的革命者是勇敢的，是勇於正視事實的……。反正「打擊一大片，保護一小撮」肯定不是我，也不會是楊天放。誰是真革命的，誰幹的誰自己承認。是誰說清華園是黑窩的，是誰說寧可懷疑九十九個也不放過一個黑幫……。真正的革命者就要敢於站出來，誰幹的誰自己承認。

……

問：派工作組的目的是什麼？

王：同意派工作組是當時中央常委會決定的。當然毛主席不在，劉少奇要負主要責任，但真正他派的，只有我一個人。

問：就你這一個人就打多少革命群眾成反革命？害了多少人？

王：我們沒定一個反革命。

問：你賴不了「打擊一大片，保護一小撮」的事實！

王：事實總是事實，應根據事實得出結論，這才是毛澤東思想。

問：不對。立場是主要的。你們站在反動的立場上就是看革命群眾的陰暗面，反對文化大革命。我們看的事實，收集的事實就是和你不同。

王：現在有人推卸責任……，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應敢於承認事實。……懷疑一切是錯誤的，是誰提出的？

問：你們懷疑革命的一切，打擊一切革命群眾、幹部。

王：反正「懷疑一切」不是我的思想，更不是劉少奇的思想，我們是反對「懷疑一切」的。

問：（氣急、罵）大扒手、反動資產階級分子，給中國人民丟臉，揭事實。（給蘇加諾點煙）

王：我認為我沒丟臉。那天是告別宴會，他坐在我旁邊，我是女主人……應尊重印尼習慣。

問：你說，你把多少同學打成反革命，我們這裡就有不少。

王：反正我們只批過，沒有打成反革命。

問：誰讓你反「假左派」的？

王：不是劉少奇。是工作組問我，是葉林、楊天放，他們說崩大富寫了一個奪權的批語，還有反映了與現在根本不同的片面情況，我就根據這些同意了。

問：劉少奇作了什麼指示？

王：劉少奇對清華指示很少。

問：那你賣菜是誰讓幹的？撈政治資本。

王：那是毛主席對劉少奇說：「王光美為什麼過去四清時三同，現在不三同啦？……」主席說：「可以參加勞動，……這樣可以接受批評。」我聽了很感動，就去勞動了。

問：那你老老實實勞動啊！為什麼三個飯廳去賣菜？

王：走三個飯廳，不是因為接觸不廣嗎？

問：你回答：「打擊一大片，保護一小撮」到底是誰推廣的？

王：的確不是劉少奇。

問：崩大富是誰定的反革命？

王：與劉少奇無關，也肯定沒定反革命。

……

問：你對批判《修養》怎麼看？

王：這本書是唯心的，不談階級鬥爭。我同意報上發表的《紅旗》評論員文章的幾句話。至於反毛澤東思想，主觀上我是不同意，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。

問：對戚本禹同志批《清宮秘史》的文章怎麼看？

王：這部片子是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的，戚本禹同志批得很深很對。這部片子劉少奇沒有說是愛國主義的。我和他一起看的，當時只看了一半，以後天亮了看不清了，他什麼也沒說。這是肯定的，他沒說過。我和他一起看的，我知道肯定沒說過。

問：照你這麼說戚本禹同志在造謠了？

王：是不是有另外人假借劉少奇的名義說過這些話？

問：你覺得這篇文章說得對不對？這是毛主席看過的！

王：是嗎？是主席看過的嗎？我覺得還是從革命利益出發，從事實出發，如實向毛主席彙報情況。

問：戚本禹同志文章針對的是誰你清楚嗎？

王：那他提的的確是劉少奇。

問：你對戚本禹同志提出的問題怎麼看？

王：有的是劉少奇的責任，有的不是劉少奇講的。

問：那麼《紅旗》上在造謠？劉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？

王：相信毛主席，相信群眾，過去就是相信不夠才犯了錯誤。

我在劉少奇身邊工作了十幾年，我覺得有出入，反正有許多不是劉少奇的事。說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，我直接沒感到這一點。

……

問：劉少奇宣揚「紅色資本家」，說剝削好，也是主觀上走社會主義道路嗎？

王：劉少奇是講了很多的錯話，你們是指一九五〇年他在天津的講話，當時我也在，我知道的，有許多話是錯誤。當時天津有一種過「左」的情緒，不少人要消滅剝削階級，是毛主席派他去糾偏的，他一些話是糾偏講的，現在大字報上的話與他講的有出入。

問：這麼說，講「工人就得剝削」是對的？

王：有些是錯的。有的這樣講是對的，有的這樣講不好。這不能脫離環境。比如一個資本家與他座談說剝削是罪惡，那開一個工廠就大罪，再開一個廠罪就更大。劉少奇說只要對國富民強有好處，開廠剝削，這樣的剝削是需要的，工人也需要這樣的剝削。這是特定條件下講的，現在有人砍頭去尾地講這句話。

問：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階段，散佈對蔣介石的迷信是誰呢？

王：那不只他一個人。根據報紙上的報導，絕不是一個人的責任，停戰協定（決議）上寫「和平、民主」很明顯嘛。他現在把責任擔起來，勇於承擔責任。（眾笑：這麼他還是英雄了？）

問：那你說，還有誰？

王：不用說了吧？

問：不行！迷信蔣介石的人要查出來。

王：我是中央工作人員，要保密。你們可以去查查報紙，有公開文章的！

問：那劉少奇貪污金皮帶圈、金鞋拔呢？

王：金皮帶圈、金鞋拔子是有這麼回事。他做白區工作，隨時有被逮捕危險，是應該在身上帶些東西的。

問：「紅色資本家」是誰提的？

王：不知道！反正不是劉少奇，他只說進步資本家。

問：你是否說過王光英這個大資本家好，還要拉他入黨？

王：王光英不是大資本家，最多是中產階級、民族資本家。他剝削是剝削，可是……你們可以調查一下，他是否可以起進步資本家的作用。他不願當資本家，說資本家名聲太臭，要求入黨，黨給他任務，讓他做資本家的工作。

問：你現在對劉少奇到底怎麼看？

王：說他一輩子反革命，不反資本主義，我沒有充分材料。

（同學要她戴上項鍊。）

問：你說！江青同志叫你出國不要戴項鍊，你為什麼非要戴上？

王：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戴別針，沒說戴項鍊的事，但問題是一樣的。

問：（逼）那你說《紅旗》調查員的文章怎麼樣？

王：《紅旗》調查員文章……（不語，同學吵、過後，大聲嘶叫）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。

問：好，記下來。

王：記就記，我說的，怕什麼！「懷疑一切」肯定不是工作組搞的，更不是劉少奇搞的。清華，我們的問題肯定是右傾主義，是路線錯誤，我們是右傾不是形「左」實右。反正這「懷疑一切」不是工作組搞的，我沒有這個思想，劉少奇也沒有這個思想。

問：那你說是誰？

王：反正有人。

問：無恥！矇騙人家還誇耀。現在誰都看透你這個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本質了。

王：我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，我是毛主席的共產黨員。真理就是真理，可能是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。

問：你敢否定革命小將？

王：真正的愛護小將，應該是什麼就說什麼，不能歪曲事實來愛護革命小將……（被打斷。眾：你放毒！）如果你們擺事實講道理，就讓我把話說完。毛主席說：壞話，好話，反對的話都要聽，要讓人把話說完，你們要不擺事實不講道理，我就不講了，你們鬥吧！

問：我們就是要鬥你這個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，清華園的大扒手。

王：我不是。我是共產黨員。

問：你不要給我們的黨臉上抹黑了。幹的醜事不少啦！桃園四清你幹了些什麼？

王：對四清材料你們瞭解多少？你們都找什麼人瞭解？你們下去五天，我待上一年了，比你們瞭解。你們要認真調查。

問：去你的。桃園經驗臭透了。一會兒你聽聽。

王：桃園經驗是好的，不是壞的。但有缺點有錯誤。

……

問：劉少奇是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，你認為怎麼樣？

王：（避而不答）他是要負主要責任的。六、七月是他幹的，但以後就不能歸他。

問：歸誰？你說！

王：他路線錯誤有影響，不能全歸他，他有責任。

問：那蒯大富反革命很久翻不過來，誰負責？

王：蒯大富反革命不是劉少奇定的，劉少奇沒跟我說過蒯大富是反革命。

問：他在《修養》中大罵有人要全黨尊重他……是指誰？

王：那是什麼時候出版的？他不是罵主席，那指的是洛甫。

問：那一九六二年再版時為什麼不修改？反而把史達林都刪了？

王：那不知道。他是堅決反修的。他改的地方有檔案在，你們有條件就去查。毛主席說要出劉選，他不積極，後成立編輯委員會，要他修改出書，他看過一遍，有的是編輯委員會改的，他沒注意，你們可以去查嘛。我知道，他是不反史達林的，「九評」，「兩論」，他都參加起草的。

……

問：王光美，你怕不怕？

王：我怕什麼？我不怕。

第二次審問

時間：四月十日下午一點

地點：清華主樓八〇三

……

問：問你，你對今天鬥爭大會怎麼看？

王：今天大會表現了群眾的憤怒。我個人受一些委屈也沒啥。毛主席教導我們要經風雨見世面嘛。我希望你們給我錄音，我聽到的太少了，我應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誤。也應讓劉少奇知道。

問：狡辯！我問你，桃園經驗到底怎麼樣？

王：我認為桃園經驗是成績多缺點少。

問：呵！還成績呢！你倒成了有功之臣了。

王：成績不是王光美的，是毛主席的，是毛澤東思想的。

問：不許你污蔑毛主席。

王：我去桃園，許多人都不支持。劉少奇是主張我去的，那時就只有毛主席支持我去。

問：可是你呢，大整社員，大整同學，毛主席支持嗎？

王：那，人的認識有個過程，這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，不然正確思

想從哪裡來？

問：再問你，劉少奇在天津講的反動話你怎麼看？

王：天津講話，有好的，有不好的，有錯誤的。他是毛主席派去的，是針對一些人「左」傾情緒去糾正的，他說的話有些是很不好的。但「紅色資本家」不是他講的，我知道，我不說是誰。劉少奇只講過進步資本家，資本家是有先進的，落後的。

問：誰說的「紅色資本家」？

王：我是中央工作人員，要保密。

問：不行！你是專政物件，說！

王：還是不說的好。我知道你們要揪。

問：算了吧！誰不知劉少奇是老機會主義者。

王：是的，是有人批評他老右傾，立三路線批評他右傾，王明路線時也批評他右傾……（打斷）

問：惡毒！你說現在是什麼路線？不許賴！

王：我是說過去。

問：你對《論修養》怎麼看？

王：我同意《紅旗》評論員的話。

問：戚本禹同志文章呢？

王：（避而不答）

問：趕快交待你和劉少奇攻擊中央文革的罪行。

王：劉少奇沒有罪行，叫我交待什麼？

問：少耍賴！你對中央文革到底怎麼看？

王：越是做工作多的，缺點錯誤是不可避免的。真正的革命者要自我批評，中央文革是經常檢討自己的工作的，我從講話上看到過。大字報上邊也有提意見的嘛！

問：三反分子的臭老婆，我們早定你……（被打斷）

王：中國的婦女中國的女共產黨員是獨立的，不能因為丈夫錯了，老婆就一定錯，老婆錯了，丈夫就一定錯。

問：你們倆本來就是臭味相投，你是什麼共產黨員？你是劉少奇拉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！

王：我入黨不是拉進來的，我有手續的。

問：你介紹人是誰？

王：反正不是徐冰，外面是謠言。

問：誰？

王：一個姓孫，一個姓賴。

問：叫什麼名字？在哪兒工作？

王：（不說）我的歷史，我全部向組織彙報過了，你們可以通過組織調查，這些沒必要說。

……

第三次審問

時間：四月十日五點四十分—十點五分

地點：主樓八〇三

問：劉少奇是反黨頭子，知道嗎？

王：毛主席在十一中全會上沒有這麼說。十六年來成績是毛主席的，劉少奇是第一線，有錯誤是他的。

問：你說《紅旗》文章你同意，那劉少奇是否在搞修正主義那一套？

王：說《論修養》是唯心的還可以，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等，我還想不通……

問：《修養》和赫魯雪夫是否一樣？

王：有某些方面一樣，也有合乎馬列主義的。

問：哈！這不是修正主義嗎！打著紅旗反紅旗，你自己回答這個問題。一九六二年大量印發出版是誰定的？

王：可以查嘛，不是劉少奇親自抓的。不知道。

問：戚本禹文章好得很還是糟得很？

王：從批《清宮秘史》和肅清劉少奇影響是好得很，但對於事實我有保留，是假革命反革命我還未認識到。劉少奇從來沒講過是

愛國主義。

問：難道《紅旗》文章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嗎？

王：我不知道毛主席親自看過。

問：你相信不相信中央文革？

王：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，總的是相信的，
每個成員是否都相信，那我有保留……

問：戚本禹文章的結論是中央文革的，你擁護中央文革嗎？

王：那為什麼不以中央文革的名義發表呢？

問：劉少奇看了戚本禹文章什麼態度？

王：劉少奇，反正不是反革命。

(黃崢：《劉少奇的最後歲月》，中央文獻出版社，二〇〇二年)





夫妻訣別

聽到妻子在清華大學受到屈辱的消息，劉少奇沒有說一句話，兩眼發直，晚上粒米未進。從批鬥會上回來，王光美連續給中央寫了兩封信，為劉少奇和自己申辯：「我決不是壞人，劉少奇也決不會是假革命或反革命……」

同遭厄運，王光美和劉少奇的心貼得更近了。儘管林彪、江青一夥不斷誣陷劉少奇，但王光美始終堅信自己丈夫無罪，還告誡子女們相信自己父親是清白的。晚年接受記者採訪時，她回憶說：「那個時候我有點不顧一切了，完全站在少奇一邊，而且他不說話的時候，都是我替他辯護的。」

有一天，王光美問劉少奇：「為什麼我們被描繪得那麼醜陋，我們之間卻沒有怨言？」

劉少奇想了想說：「因為相互信任。」

直到晚年，王光美仍然清晰地記住這句話：「我非常瞭解他這句話的含義。相互理解和信任，對夫妻來說是莫大的幸福。」在夫妻相處的近二十年裡，劉少奇對待王光美總像一個嚴厲老師對待一個小學生，教她該做什麼和怎樣去做；王光美做錯了，他不留情地批評；做對了，他也只是點點頭，從未說過表揚的話。王光美從未奢望他給予自己以同樣程度的信任。患難時刻，夫妻倆能相互信任，相依為命，這讓她感到一絲慰藉。

厄運剛剛開始的時候，劉少奇擔心妻子和孩子們因為自己而遭罪，曾勸王光美帶著孩子們離開他，以免受到連累。王光美斷然拒絕：「我們永遠是夫妻，不能分開！」但隨著批鬥的不斷升級，她意識到夫妻的命運已無法改變，唯一的擔心便是孩子，幾個大一點的孩子可以獨立生活，不到七歲的小小怎麼辦？和劉少奇商量好後，他們決定把小小託付給保姆趙淑君。

這天晚上，王光美找出兩張劉少奇和她的照片，走進了趙淑君的房間，她已經上床，正準備帶小小睡覺。王光美強忍內心痛楚對趙淑君說：「老趙，我和少奇把小小託付給您了，請您無論如何要把她帶大。今後，您和小小在一起，可要吃大苦了……」趙淑君接過他們的夫妻照片，點點頭說：「光美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帶著小小……」這時，王光美的眼淚再也止不住，嘩嘩直流，緊緊抱住小小，失聲痛哭。

七月十八日下午，王光美和劉少奇得到通知，晚上造反派將召開大會，分別對他們進行批鬥。王光美預感到這次批鬥有可能是生離死別，哽咽著說：「這回真要和你分別了……」便再也說不出話來了。他們開始默默地做準備。劉少奇為王光美取出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，慢慢幫她整理。然後兩人靜靜地坐著，等待造反派上門捉人。平時不愛說笑的劉少奇，忽然自嘲地說：「倒像是等著上花轎的樣子。」王光美禁不住笑了，心裡卻一陣酸楚。

傍晚，一幫造反派進來了，喊叫王光美的名字。聽到喊聲，王光美站了起來，劉少奇也跟著起身。王光美轉過身，緊緊地握了握丈夫的手，竟然說不出話來。劉少奇仍然十分沉著，輕輕地對她說了一句：「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！」

三十多年後，王光美回憶當時複雜的心情：「我還慶倖是自己先走，我真不忍心看到少奇同志被揪走的樣子……」

那天晚上，王光美被帶走後不久，劉少奇也被揪走了。兩個人分別在中南海西樓大廳和中南海西大灶食堂接受批鬥。這兩場批鬥會是江青一夥趁毛澤東、周恩來不在北京的時機，直接策劃實施的。鄧小平夫婦和陶鑄夫婦也在當晚挨了鬥。批鬥會進行了兩個多小時。王光美和劉少奇被帶回家，分別關押在福祿

居的後院和前院。夫婦倆從此失去自由。

王光美和劉少奇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八月五日的批鬥會上。這一天，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百萬人批判「劉、鄧、陶」大會。中南海則別辟專場，組織了三百多人批鬥劉少奇和王光美。這次批鬥是最兇狠的一次，造反派拳腳交加，大施武功。看到年近古稀的劉少奇被造反派折磨，同在臺上挨鬥的王光美再也忍受不了了。她使勁掙脫兩個按著她的頭的造反派，衝到劉少奇身邊，緊緊抓住他的手，任憑幾個造反派拉扯，也不放手。夫婦倆就這樣相互抓著手，緊緊地站在一起……

在王光美晚年，有記者曾問王光美當時為什麼突然去抓著劉少奇的手。她平靜地回答：「我覺得越是這個時候，我越是應該跟他站在一起。」

這次批鬥後，劉少奇和王光美被看管得更加嚴密了。王光美仍然被關在後院，一邊寫檢查，一邊接受「勞動改造」。「專案組」人員勒令她背磚頭，從這院背到那院，從那院背到這院。有時她實在背不動，就站著將磚筐靠在牆上，托一托力。有一次，衛士張兵武見她背得吃力，沖她大聲說：「你背不動不會少背一點嗎！」張兵武跟隨劉少奇多年，對他們有感情，看到王光美受折磨，心裡難受，便提醒她，讓她少吃一點苦。他因為說了這句話受到組織的懷疑，不久便調開了。

夫婦倆近在咫尺卻難以相見，更無法相互說上一句貼心話。王光美天天惦記著劉少奇，想知道他還在不在家，是不是被押到別處了。可是因為上面有交待，看管人員不敢透露半句。衛士賈蘭勳看到王光美思夫情切，有一天，趁給王光美送衣服的機會，故意把劉少奇的一雙打了補丁的襪子塞在衣服裡面交給她。王光美剛開始還不明白：「這襪子不是我的。」賈蘭勳意味

深長地說：「你與首長的襪子分開了嗎？毛衣和襯衣可以分男女，襪子可以不分開。」王光美一聽，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知道劉少奇還在自己身邊。她趕緊收起了這雙襪子。以後，這雙襪子伴著王光美度過了漫長的艱難歲月，直到「文革」結束才忍痛捐獻給花明樓劉少奇紀念館。

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，王光美被以「中央情報局的戰略特務」的莫須有罪名正式逮捕，從此離開在中南海的家。劉少奇說的那句「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」和夫妻倆在批鬥會上那緊緊一握就成了他們的永訣。

王光美被帶走後，劉少奇被繼續關押在家裡，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，被秘密送往河南開封。同年十一月十二日，在那裡含冤去世。在他去世的前一個月，在黨內政治生活極不正常的情況下，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通過了對劉少奇所謂「叛徒、內奸、工賊」等「罪行」的審查報告，劉少奇被永遠開除黨籍。





獄中十二年

秦城監獄，監號六七一三〇。王光美永遠記得這個數字。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她被押送到這裡，一關就是十二年。

剛進去那會兒，士兵揪著她的衣領推著她。王光美正色地說：「你別推我行不行？要我往哪走你說話。」這一反抗還真有用，後來他們再也沒有碰她了。

晚年的王光美回憶說：「我被關在二層樓的一間單人牢房，牢門是鐵的，門上有監視的視窗。牢房內有一個小廁所。最令我不習慣的是廁所門上也有監看視窗。上廁所受監視，這是最讓人感到受辱的事。牢門的下方還有一個小窗戶，開飯時就打開這個小窗，把碗遞出去，外面給裝上飯菜後再拿進來吃……十二年的鐵窗生活，每天面對這個鐵門，使我至今不喜歡防盜門……」

那時的監獄伙食之差可想而知。「一般就是窩頭、玉米麵或小米稀飯加白菜、蘿蔔。可氣的是給的飯菜沒譜，有時很少，吃不飽；有時又特多，吃不完還不行。」

日期對王光美來說已經失去意義。「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，只知道上午、下午、陰天、晴天。」最讓她受不了的是孤寂。

一個人被關在只有三平米的小單間裡，只有一個窗戶，天氣熱的時候，上面兩個窗戶開著，底下兩個窗戶不開。沒有人說話，頭一兩年甚至不給她放風。監獄還規定「四不靠」：不准躺下，不准靠牆，不准靠門，不准靠床，每天只能在床上幹坐著，還必須臉朝門口，但不許抬頭看窗戶。有時坐著實在無聊，就琢磨牆上不知什麼人留下的字，猜想以前關在這裡的是什麼人，當然是不得要領。更多的時候，她就玩自己的頭髮，消磨時

光。有一次，哨兵從門窗裡看見了，馬上就喊：「你手上是什麼東西？」她展開手中的頭髮給他看，哨兵才放心走開。

孤寂的時候，王光美甚至盼望提審，因為提審可以有機會說話。如果能安排幹些體力活，她也求之不得。有一段時間，監獄裡安排她洗床單，一天要洗十幾床，而且不管多冷都是用涼水洗。因為洗床單用的木盆很大，廁所門小，進不去，只能用一個小盆在廁所裡接水，然後一點一點地舀到大盆裡，洗好了再一點一點地倒回去，來回折騰。儘管很累，但她還是高興。

因為可以利用出門曬床單的機會活動一下，等於延長了放風的時間。女兒劉亭亭說：「媽媽剛從秦城監獄回家的時候，有時洗個塑膠袋，也能洗上二十分鐘。」

林彪、江青一夥本想置王光美於死地。一九七〇年七月，「劉少奇、王光美專案組」給王光美羅列出「叛徒、特務、反革命」的罪名，向中央提交了《永遠開除王光美黨籍，並依法懲辦》的報告。報告送到毛澤東手裡，毛澤東看過之後，揮筆寫批示：「暫時還不宜判刑。一切這類專案，對罪犯都宜調查從嚴，處理從寬，保護犯人，使他們感到有出路，以保存活證據，對將來有利，此事不妨請中央一議。」有了毛澤東這個指示，他們再也不將王光美「依法懲辦」了。

完全可以預料，在那個年代，對「叛徒、特務、反革命」的「懲辦」將會是怎樣的嚴厲。這就是毛澤東「刀下留人」傳說的由來。

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七日，專案組提審人員忽然來到秦城監獄，對王光美說：「你的孩子要見你。你想不想？」王光美倔強地說：「我怎麼見我的孩子呀，我是在共產黨的監獄裡，我算

什麼？」提審人員拿出一張紙說：「毛主席批示了，你最好見見！」她接過那張紙一看，原來是劉平平、劉源等幾個兒女給毛澤東寫的信，上面有毛澤東親筆批示的兩句話：「父親已死，可以見見媽媽。」

和父親分別後，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幾個兒女一直打聽父母的下落。林彪倒臺後，他們聽說有的「黑幫」子弟見到他們的父母，便多次寫信，通過宋慶齡等人向毛澤東轉交，要求見見父母。

毛澤東看到信後，在上面批了那兩句話。

這是王光美第一次聽說劉少奇已經去世。她強忍悲憤，小心地問：「他死在哪兒？」提審人員冷冷地回答：「開封。」「怎麼死的？」他們無語。王光美晚年回憶說：「我當時氣得諷刺管我的人，說『劉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』。我想，如果他活著，他們說不定整他整得更厲害，他多活一天多受罪，走了倒好……」第二天，王光美在監獄裡見到了分別五年的兒女。她擁抱、端詳著自己的孩子。半天才說出第一句話：「沒想到你們能活下來。」在兒女們眼裡，昔日年輕漂亮的媽媽，如今已經瘦弱不堪，滿頭白髮……唯一沒變的是那雙慈祥、堅毅的眼睛。

會見的時候，王光美和孩子們都忍住沒哭。會見結束後，王光美再也控制不住，淚流滿面，因為她不知道還能不能活著見到自己的孩子。孩子們哭成一團。

丈夫雖然死了，但孩子們還活著。「為了孩子，我也要好好活下去！等待人民重寫歷史的那一天。」在這種信念支撐下，王光美堅強地活了下來。沒有人說話，她就對著牆說話，人家說她瘋了，她也不在乎。她不想忘了怎麼說話。為了不讓身體垮下來，她就在號子裡打拳鍛煉身體。房間太狹窄，施展不開手



腳，只能彎著胳膊彎著腿打……

雖然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毛澤東從死亡邊緣上拉了回來，但王光美一直堅信劉少奇對她說的最後那句話：「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。」她在監獄裡從沒有絕望過。多年以後，女兒劉亭亭反覆問她：「你在監獄裡受過那麼多的苦，從來沒想過自殺嗎？你說沒關係。」王光美十分肯定地回答：「我從來沒想過，我就想我一定要出去，而且我總認為自己可以出去。」

